皇明史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

朱國禎輯

甘州兵變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　世宗皇帝即位已八月矣陝西甘州等五衛軍亂殺巡撫副都御史許銘銘以直諒至今官與總兵李隆同里性素矜嚴每事持正於隆無所假借又多裁革其占役諸弊隆恨甚且慮得罪及散月糧銘令給與時直隆積有米麥不得冒厚利遂有異謀密令指揮楊淮嗾諸部卒詣銘告增糧價銘掠治為首二人隆令諸部卒各備衣鎧具三日糗待操再

以增糧價請須劄隊毋還城不聽者殺之詰旦銘先往公議麻衆軍圍擁呼噪且拋磚石銘馳入守備太監董文忠邏至擒五人與杖隆後至厲聲曰此是軍不是賊何事而打衆遂大鬨尋殺許都堂左右勸銘越牆避銘曰有死而已移一步何以見人被執而行纔一人人問都堂安在曰事至此我甚拚一死不可中止也焚以火衆擠入皆狂醉加屑焉銘遂死隆騎導而還文忠懼且走且遣人覓銘幼子二哥藏府中則衆卒已毀銘所居公署盡掠其衣物矣遂大掠城中刼庫釋囚僉事劉經匿肅府承奉家得免刼運銀五千餘兩越三日乃得收

飲銘餘骨董太監掇軍三十餘名每夜守護一夕漏初下軍未寢見堂上一人着紅袍據案而坐大聲曰小二哥子不知今在誰家說殺他了軍皆伏不敢仰視俄而不見銘蓋見靈隆爾之措不敢一至其所比隆赴市銘若監刑云因迫脅文忠以銘兇獷激變聞陝西巡按茂堅疏必有主使巡河許翔疏鎮守總兵等官不得辭責兵部尚書彭澤言銘之死一則因其執法太過失士卒心一則鎮巡官忌銘威嚴乘機嫁禍然銘死雖酷不失為正而隆與文忠不能協心討處預折究誅一旦有急遽揚言勸諭不從使銘受其怨而已得脫免即不與謀亦難逃罪及副總兵李義等畏縮坐視法當併論得吉西事未寧隆文忠降敕切責與義等皆戴罪領職倡

亂諸惡巡按驗實擬罪以聞銘 贈右都御史給祭葬廕
一子入監使使衛其家屬還鄉 陞陝西按察使耿九疇
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隆既被 旨詰責乃復殺士卒無
罪者四人名為首惡下獄者三十餘人覬自解九疇與
茂堅盡發隆罪狀及都指揮支永助逆罪御史史梧等
兩科給事中詹論等交章劾隆實主謀戕害撫臣宜坐
重典遂下撫按勘實以聞隆褫職代以右都督徐謙明
年九疇等奏許銘之死實由李隆獄具上請 上以事
情重大逮隆 闕下集官會審隆至覆奏法雖惟于謀
殺情又涉于謀叛 上乃詔法司錦衣堂上官往勘給

事中陳明時疏李隆罪狀已明乃復遣勘所司何也李
數十百人于闕庭參訂其獄猶不稱　聖意今獨以二
三人往數千里外探求巨猾鬼蜮之情又安知果當
聖意否耶不從　命大理寺卿鄭岳錦衣衛都指揮使
王佐往復從給事中劉濟言發隆往甘州羈提問對勘西亦
卜剌等牧西海數入寇甘涼御史劉翀將至衆譁曰監
軍領涼州兵來洗城矣遂潰上山九嚌倉皇四出撫安
衆疑稍釋來歸乃微調防動外廩房內廩諸惡黨搆煽
僅獲李自當巫不老等四五人岳等至陝西與巡撫王
珝會鞫具得隆謀殺銘及諸惡倡亂罪狀擬隆謀殺造

意律斬梟不老比殺祖父律凌剮同惡楊淮等各論死董文忠副總兵李義臨事不能解紛反扶同妄奏文忠宜罷義降級用法司覆議得旨李陞造謀鼓衆賊害撫臣搆成大亂幾危邉鎮處决梟示李自當及楊淮等各郍所擬文忠仍舊鎮守李義降二級用

大同兵變

嘉靖三年大同軍亂殺巡撫僉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先是元年七月以糧餉弗給聚衆譟欲爲亂巡撫楊志學方臥病密捕得首惡張的祥等會總督侍郎臧鳳疏請置之法兵部言宣大糧餉久缺近戶部會奏發運銀米始到查處未周以致軍士爭呼原情論罪終當撫處 上特命法司會議謂頃年主將因循政多姑息驕兵爲梗在福建則犯守臣在陝西則犯巡撫大同兵素強悍自逆彬擅調後轉加狂悖若非重懲恐益長亂宜如鳳等言從之戮爲首者五人餘調極邊哨守是時

文錦已由太僕少卿陞僉都撫大同代志學文錦前守安慶抗逆濠以才略著名及至銳意振刷大同因虜患多棄地至謂野有稼穡適足招寇于是城北膏腴皆鞠爲茂草一望曠然絕無亭障虜入即叩城下文錦曰鎮城外即戰場何以示重且宣大並鎮也虜犯宣不數月不屢戰不能近城以舊路白陽諸堡爲之外蔽也大同何以獨否有里內舊蹟可尋安得終棄于是議築紅寺臚圏窯山墩水盡頭沙河五堡左參議韓邦靖估用三十萬文錦不憚減鳳聞之曰五堡修不成矣張巡撫視國家財如身上血安能捨此邦靖疾歸後至者減爲三

萬奏聞典工叅將賈鑑催督嚴急軍心已怨堡旣就苛
率太甚毎軍營房一間當發戍軍二千五百郎于鎭兵
内摘撥衆皆憚行或請招募不聽總兵太監咸以爲言
文鍾𥹭曰是令不行也夫令行自近始三標下非鎭撫
親兵部曲乎先以是往軍中服矣三標下皆素游佚有
良室家宅業聞當發大恐告願單身分番而往不許益
忿曰人各有妻子又有馬匹一間營房何以能容且莫
說胡虜來只秋深一陣大風雨合家死矣等死不如殺
賈叅將投入北虜于是郭鑑柳忠等倡亂殺鑑裂其屍
走出塞屯焦山坡盖七月二十二日也文錦慮其勾虜

時總兵江桓託病不出使副總兵時陳游擊葉宗招之
而往乃選諸卒相約勿散聞砲聲則聚由是卒數十百
人群行衢市中時時橫刼不可制既而文錦觸管隊官
關山等廉得首惡欲捕之衆已剌知二十七日復糾集
焚大同府入行都司縱獄囚攻都臺文錦聞變踰牆走
匿宗室博陽王所亂卒圍而索之急王懼出文錦遂殺
之亦裂其屍總兵而下或走或匿遂閉諸城門焚公署
出革任總兵朱振于獄逼令爲主振與約勿犯宗室勿
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衆曰諾脇將陳爲奏乞宥巡按王
官以事聞　上咎文錦撫馭失宜激衆致變命兵部左

侍郎李昆宣勑曲赦之攺宣府都御史李鐸撫大同陞
都指揮桂勇署都督僉事代總兵以宣府副總兵靳英
代時陳太監武忠代鎮守陞前僉事薛邦奇左叅議往
分守郎邦靖之兄也各趣令速往仍令圍營內外官選
鋒聽征該部預備糧餉俱以密勑行事鐸等以母憂不
至陞山西按察使蔡天祐爲僉都代鐸事中劉淇通政
經歷李繼光兵部主事汪奉皆言今日大同之變由前
日處甘肅叛卒之少寬法不可縱恩不可濫宜急命素
有威望大臣假之重權討除兇逆以正國法侍郎昆至
大同衆洶洶疑懼曰豈有殺都堂罪將全置不問者昆

還疏言文錦志在立功而以剛愎生變彼之一身誠不足惜所可恨者紀綱廢壞爲國家恥計惟急罷革情所不順者以慰其心勅新任鎮巡官公忠協濟文錦骨髮暴露妻子流離乞加恤卹給振有勅諭鎮定功免罪敘用允之邦奇聞命議行或阻之自度與鎮人素無讐嫌且弟咸惠素著城中無文職一人遠征庶衆心有所繫屬遂直抵西安驛去大同六十里衆聞皆驚嚴兵以待然不敢失迎接禮既入人心稍安天祐桂勇繼至密捕逆軍八十人杖殺之時尚書金獻民方西征參將李賢帥遼東軍趨甘肅經大同城外各堡皆閉不容止宿遼

東軍罵曰會與延綏兵殺此反賊戶部主事李枝齋接
濟銀來哉曰此賞征大同軍之銀因此奸人乘機相恐
動十一月初七日夜二鼓變作發火砲喊聲震天先卬
參議分司出見冊三論之分兵至李主事索部檄驗視
遂閣帥府勇挺身前氣其劝衆曰既無它心何將家屬
暗送出城乃出妻女以示見都臺亦曲諭乃止明夕火
夜起則大同吏背因變殺知縣王文昌也連日夕嚻呼
不解天祐疏請冊降明旨撫諭寬宥其諸亂卒狀天祐
鎮中亦不敢盡言也因令集諸司會議軍士隨之勇曰
攬非我有留此何為即邀出邢奇援而止之因諭于衆

曰朝廷已赦汝輩何復作此 諸軍曰赦有之奈衆官意
在必殺即如捕盜只是指揮令乃用遊擊兵此兵必虜
患始調非欲殺而何邦奇曰汝輩固未見遊擊兵巡捕
吾亦未見明盔甲仗白日刼王府者如此此爲盜則如此
捕盜何疑衆曰請徹去遊擊兵此後再爲盜者自相擒
至決殺何如許之又許給火甲錢虛糧乃散代王俊杖
懼禍奏宜將兵部言大同反 今未定不誅元惡禍
且日滋宜勅鎮巡官設法處分仍乞特遣請練兵務大
臣總制宜大得 旨會廷臣計處以聞於是兵部集議
言往者甘肅之變姑息太過人心習玩叛亂頻興今若

專爲操處則聲威損於九邊紀綱難以復振宜選才望
知兵大臣爲總制率都督會綱領營兵三千薊鎮精兵
三千并發宣府銳卒進營近地宣勅曉諭鎮人擒獻首
惡即奏請班師餘悉赦宥不者進勦無赦戶部仍遣官
賫銀軍前厚懸賞格城內親王宗室及官吏士民固當
顧慮第此寇不除則羽翼愈大將遂不利於國家況此
寇顧戀妻子或冀親王宗室如前疏救未必敢輕犯舉
戶部左侍郎胡瓚可用詔改瓚兵部兼左僉都總督宣
大軍務綱克總兵官時陳等從行前往相機撫勦擒首
惡者賞五百兩陞三級擒叻惡者賞三百兩陞二級先

是勑原任鎮守太監王覲及革任總兵江桓時陳等密疏首惡姓名覲疏五人桓陳疏八人兵部言桓陳身在行間所見宜確請勑瓚據名擒捕即行梟示　上然之瓚等以十二月辛巳發京師御史王官言用兵之道宜密宜速今重兵壓境各賊震驚之餘未免反側知備觽惑之際難保人心不搖乞且留瓚勿動密降勑書付臣與諸將定計臣往來二鎮彼不甚疑可以立擒并及王文昌被殺事　上責其奏事推延且勑曰王官既欲定計捕逆何不蚤奏瓚等既行王官協同贊決務得狐疑覬望已而天祐疏言桂勇捕得倡亂軍士岳世美等五

十四人乞停止重兵　上責天祐阻撓所捕名數與覲等所疏不同兵部乃言朝廷命將出師人心震慴天祐等慮變生不測故請寢兵以安其心因集叛卒責以首報罪人姓名叛卒詭以昔日行刼扶死者具上而覲等所報首惡尚未檄諭該鎮天祐固未知也　上命亟偵實以聞是月庚子桂勇及千戶苗登王紳等外密引首惡十三人入後衙門事飲酒捶殺之盡皆頭目隸各麾下最黠者揭示勑旨斬首梟示衆無敢譁隨撫定五堡軍士而瓚意猶未已促時陳進兵再索首惡邦奇自往止之不聽城中復變郭疤子等殘殺勇家屬十九人燬

登紳等家擁勇出于市欲殺之惟靳英隨後天祿自出
挾朱振力解曰爾輩亦知殺都堂叅將當討得首惡則
餘者免矣桂總兵實活汝奈何讐之乃以勇付葉游擊
因悉即盡殺彼排朱振爲王陳等兵退走於是瓚言亂
軍乍順乍逆必天兵臨境擒獲乃可底定有　旨責天
祿等擒賊自贖瓚暫駐宣府候事定回京王官言桂勇
委身立功被賊慘禍宜加獎賞乃亦勇都督同知召還
別用即以振代之勇猶在囚中久之放歸四年代王還
曰宣府天祿等擒首惡徐璮兒等四人餘黨未盡殄尚
閉城抗守文移或扞而不通瓚等未敢輕進薊州總兵

馬永請督軍與諸將進討從之并議遣官看詳而瓚巳
班師上言首惡巳誅二三逋逃獲在旦夕臣等奉德意
置之不問示大信于天下仍以病乞歸 上嘉其功慰
留之停看詳官勿遣吏部左侍郎孟春言郭苑子一曰郭鑑
尚未獲或潛入虜境搆引別謀將來之禍未可勝言乞
仍令胡瓚或別遣大臣亟往務在必獲章下所司瓚列
上功狀盛言文武大臣科道運籌協謀及諸鎮巡督勦
聲援宜以次受賞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蕭一中言桂勇
誅郭鑑在瓚未任之先瓚在事無功兇孽多逃遽旋師
敘功且大同搆亂以來在廷 諸臣誰進一籌佐緩急瓚

懼後言以此媚之　上責贊班師不俟命賞桂勇銀三十兩部下有功人員命候覈實陞賞三月庚午天祐捕得郭疤子等四名助逆焦啞吧等三十四名以事平聞賞天祐等銀幣有差郭疤子等依律論罪處决仍梟示刻榜文錦妻李氏上疏辨雪且請䘏　上怒執抱疏者治之廷臣又屢爲言皆不許江西巡撫陳洪謨疏言文錦邊圉重臣致茲大患誠宜加譴以爲付託不效者之戒第事在朝廷雖誅夷之可也若緣假手士卒又從而慫慂之傳之四方羣小攘寖生陵替之階其於國家紀綱所損不小乞量加優庶名分全而紀綱可振

上謂洪謨出位妄言切責之時宣大歲饑發大倉銀二十萬分給并行各巡撫查倉糧實在之數酌量分給宣府鈌餉河東運司逋負至十五萬索之不能應軍士互假貸自給官定息二分富人故閟匿不發私自倍增而出入高下又不與焉七年十二月戊辰朔宣府滴水崖堡官軍郭春小蔡旺等數十人怨其債主牽訴煩數群聚誤甲不服追逮官司慮生變爲逐其債主下令撫諭之春等益橫肆無忌鼓行劫掠至毆擊燒荒官軍奪其馬匹器械偽稱大王天師知事等號巡撫劉源清寄遣軍卒捕之爲春等所覺遂放火燒官草二萬餘驅堡人

登城拒敵傷官兵甚衆副總兵劉淵遣人執旗曉諭散其脅從春等四人自剄死小蔡旺等十餘人就擒正罪未幾大同再變遼東又繼之鎮撫以下大都委蛇苟幸無事甘于受辱人多追思文錦以節省受禍非它苟削者比且安慶之功當首錄萬曆中始加卹議謚下所司贈右都御史謚莊愍

朱史氏曰嘉靖初年邊撫被殺者二人越十年被辱者一人最後南營殺一侍郎四公者考其生平皆清勁之品所當見節立勁或軍功或直諫或執法彰彰在人耳目如千仞鳳中流砥皆極一時之選用之皆不克終意

者信意直前徼有不近人情處蓋守正不回則有餘撫機應變則不足跡其自處雖死無憾雖條屏湮沒無愧心要于闔體甚傷反增志士仁人之痛吁將爲之乎柳運命一定不可逃乎人才不同恢恢持危定傾爲上砥礪堅城壘厲廉隅次之健僕支吾補偏救弊捧漏沃焦又次之上不必兼次次不能希上分量截然絲髮難強持衡者量材就列者自量庶無敗事近見士大夫中文學議論氣岸甚高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輒以邊才自詭幸其不用庶幾藏拙又有一種凌厲英傑自命者淪棄封疆錮獄棄市亦可恥可哀也已

大同再變

嘉靖十二年十月七日大同兵亂殺總兵李瑾虜自秋渡河屯大同塞外瑾議於天城左孤店等處浚濠塹四十里以遏虜騎督役甚急瑾持法素嚴大同弛慢之後力矯其弊令在必行及茲役與衆益怨求假一日製衣裘不從乙亥夜前叛卒王福勝王保等鼓譟圍帥府瑾聞變乘屋下射至四鼓乘瓦斷其弦遂被執不屈但戟手東向曰我死　朝廷盡戮汝矣因并其弟玥殺之初瑾與諸將約有變舉砲各以兵至及是三舉砲無應者蓋失職前總兵朱振所𠷣衆畏之不敢赴瑾既死謀而

往撫臣潘倣倣方新任倉卒不知所爲未敢出衆焚其
大門及卷房時已向辰聚者僅數十人因肆搶掠閉四
門脅倣乞宥擁朱振攝指揮事代王聞變潛走宣府之
西城倣奏李瑾性過嚴急興工不息軍士訴不聽七日
之夜激而殺之黎明解散今已寧息合具　題并首惡
另行查究意葢歸罪于瑾也時巡按蘇祐初至宣府謂
瑾雖有罪非軍士可擅殺或姑安反側不可盡憑乃具
疏曰變雖成於激起姦實本於玩生大同地方再經變
亂良由驕軍悍卒蔑視　朝廷干紀違天動逞脅制乞
集廷議以正國典兵部尚書王憲言軍卒習亂戕害主

帥此而不誅天討安在據報殺瑾者止六七十人則此外皆良善也縱其中又多迫脅宜諭安良善貸其脅從盡捕諸渠魁置之極刑一切撫勦事宜責諸總鎭俾便宜從事　上曰逆軍蔑視國法屢肆叛亂其令宜大總督劉源清總兵郤永等隨宜處置務使國法大伸惡逆殄滅毋事姑息且降黃榜赦脅從因以西官屬都督僉事魯綱代瑾促行倣數上疏爲亂軍丐宥給事中曾忭等劾之詔褫倣官陞江西參政樊繼祖爲僉都代倣十一月癸卯源清永將至大同先出榜曉諭有五堡之變朝廷處之太寛等語五堡遺孽始自危師次陽和大同

守臣及士民皆來見請駐兵單騎入撫之源清疑不聽
僉督副總兵趙鎮僉事孫允中管糧郎中詹榮遊擊戴
濂等捕亂卒杖死十餘人允中檻諸囚詣軍門謁源清
請旋師徐圖之且曰五堡事朝廷已處分幸勿以爲言
源清曰曩胡總督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蹈
前轍也狀因屬御史蘇祐拷訊多妄言株連無辜源清
遂遣參將趙綱率甲士三百人大索城中僉驗所捕多
有功爲諸囚所誣止捕八十餘人比曉城中訛言且洗
城逆黨遂夜呼謀爲亂殺千戶張欽會允中歸自源清
所諭意撫之也復定源清爲書召振疑其不來疏請遣

振詔獄先是諸叛遣人賫金帛使北虜有二人爲邏者所獲源清簿訊具得振受挑立規畫城守拒命使爲巳請節鉞諸狀及至詰之不服出獲者證之振懼是夕飲藥死一日詣幕府自明因言亂黨兢盡不必須兵不許死明日兵至城東亂兵開門迎戰殺遊擊曹安等數十人官軍亦斬獲八十餘人攻四關廂入之郤永因與遼東遊擊武鏜據南關參將陳堂等據東關副總兵張鎮等據北關夾三面攻城城中亦時時自洞門出相攻殺洗城之說牢不可破指揮馬昇舊爲中軍以事繫鎮撫獄舊把總楊麟時爲郤永旗牌官鬪變後方同華任參將黃鎮及王安郭全等故

無賴亦繫獄遂受衆推戴爲頭領永築塞城門決水灌城氷滑不可上俊與鎮國將軍俊櫟等六人諭止之不聽俊櫟出見永請緩兵亦不聽永因揚言大同欲奉一王子召虜兵南襲金陵以撼朝廷源清大聚落驛允中縋城出謁言將士妄殺狀源清曰汝毋以母妻在圍爲賊遊說欲囚之允中遂留懐仁不敢歸源清多設邏卒遏城中王府及有司軍民諸章疏而請益師至五萬糧餉器械稱是又言城中衣冠之族悉已從賊尚書王憲以爲然疏請得

旨選聽征官軍萬二千令趙卿任顒傅鐸譚鋐充左右參將將之兵部左侍郎錢如京兼副

都御史都督僉事江桓佩印充總兵官督領以往轉通
倉米十二萬於懷來城令戶部侍郎張瓚暨俞給事中
俞朝宴同御史蘇祐紀功已而曾怍等言往歲大同兵
變桓實總兵與懦辱國今不可以再辱　上責兵部舉
用非人令於勳臣中求之寔復推遂安伯陳鏸等　上
以大同驟變不足煩重兵報曰源清永已有專責總兵
官及錢如京可無往第令趙卿率兵聽源清調發止責
巡按紀功給事中亦不必遣居數日潘倣疏言兵變已
定源清永貪功一概以致激亂及今班師亂可遄已源
清則狹詐倣謂其媢賊取贓殆非人類時大學士張孚

敬力主源清議舉朝助之惟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言用兵之非然不敢疏陳也十二月虜入邊城人旣有約賊砲聲相應將欲東走爲官兵所遏詔源清內討外禦勿致疏虞官兵圍城久城中樵採路絕叛卒乃拆王府及諸公署衙房爲薪夜縋城拆屋多爲官兵所獲城中大困兵部議論　上青乃復下招安令許首惡自首原罪十三年正月諸叛卒稍稍自投首惡黃鎮等亦分日來見且丐薪炭路永許諾翌日城中人出樵採者三百餘永悉執之城人滋懼源清永所豎招降幟亂卒悉取裂之截其竿爲時開門突我軍互有斬獲已復潛勾虜

至永出視營陣遇虜伏𣶏馬易服而遁我兵大敗亂卒遂引虜十餘騎入城指代府曰以此爲那顏居滿城皆巷哭虜衆徘徊不敢進亂卒張樂宴虜酋城闉內明日攻東南二關我兵殊死戰虜亦頗有損失又明日乃驅亂卒爲先鋒急攻東關門者大半死虜知亂卒不足賴且所許金帛多不售遂反刀擊之大詬而去虜騎南掠朔應諸州源清告急請募九邊兵且請增總制官禦虜已得一意攻城　上不許源清乃百道進攻募窯夫穴城而入爲毒烟所燻穴中死者相藉二月源清復請築堤壅水灌之　上遣工部員外郎李文芝兵部主事楚

書往覲尋諭閣臣曰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爲懷叛軍戕殺主將罪不可赦原非舉城所爲亦未敢逆朝廷郤永無謀信源清貪功嗜殺之計輒便有洗城之訛傳嚇城中致使扨因勾虜抗拒官兵既誑脅從不問邦又尋攻城之計又引水灌城玉石何可得分宣大京師北門要地皆不可壞人而無督可以銜頭目乎況此地此人皆　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誅果忠乎否乎即使破城異日如何修復令祗可罪去二臣挈還諸路人馬另遣識事文武大臣使專意備虜計擒渠魁庶免老師費財源清既能了事如何又請添官豈非官多事擾

源清亦知事不可爲自劾求去　上責其避難負託奪職閑住兵部請并罪永　上謂提督與總制不同永素著謀勇留之遂改戶部侍郎張瓚爲兵部左侍郎兼副都代源清仍差給事中常序等往各邊募兵會虜已引退叛卒有從虜者多被虐使旋復奔歸而城中積困外攻益急諸叛卒慮士民有變乃排根先後所不與同討者鬪掌戕之人情由是乖剌管糧郎中詹榮有機略出納平允且曲討供餽慰撫誠懇甚得士心亂後倉庫絕無所犯方有父喪不能歸與都指揮紀振遊擊戴濂鎮撫王寧歃血討賊乃陽令寧持軍較士庶狀詣源清爲

黃鎭等乞原卽陰以榮等謀告巡撫樊繼祖繼祖問計所出寧謂馬昇楊麟爲賊所逼非本心且昇感行賊中誠貸其死可令討賊自效第須損數千金募死士爲用繼祖以其謀告源清源清業已解任欲圖後效徼榮以三千金付昇會張瓚亦遣副總兵梁震乘隙率家丁五百人入城主事楚書復以　上所諭閣臣德音檄示城內於是城中宗室官生者老迎書入歡聲如雷其夕昇麟等遂擒黃鎭等九人斬之巳丑繼祖單車赴鎭昇麟先後捕斬首惡許章等又二十六人餘無所問瓚至城下令諸路兵退二舍以示無他諸將以次上謁又次日

與御史蘇祐自南門入集諸文武將佐置酒高會遺賞格各賚有功將士璜尋還駐宣府悉罷所調兵留梁震史俊兵于大同東西二路備虜事聞詔戶部發銀十一萬兩賑濟被害軍民宣府撫臣以兵備代王還府代王既還疏言亂孽既除宗室軍民久困請特遣大臣賑撫三月禮部尚書夏言覆謂大同之變本軍士戕殺主帥罪首當誅以一獄吏治之足矣邇鎮臣奏報張皇輕動大衆戎律不肅遂有洗城之訛使叛卒藉以鼓衆勾虜旅拒王命中外任事諸臣又不能審勢定謀布宣德意乃廣調諸軍攻圍四月耗帑金百餘萬選鋒銳士物故

大多而重鎮蕃岌岌矣賴 皇上聖明神武不殺德音一播兇渠授首地方底寧第該城久困發圍生靈荼毒功罪未究國法未伸奏牘屢聞明旨未下竊恐積疑生變更釀大憂宜如代王議簡忠亮大臣一員令會同總督撫按官摠定軍民綜核功罪果有倖功僨事之姦責令糾舉以肅國紀又近者使臣四出召募武勇追呼配抑所在騷然今大同已平請罷其令追回詔使第以其費加惠實在行伍則不待增兵而士氣百倍疏入大學士張孚敬持不欲行 上諭之曰大同一事囑逆誅逆賊終得討我師傷亡無數用財無數今如是了事可恥

之甚不罪其有罪之人是何理耶卿不究正理人皆曰卿獨與言爲忌又果然矣大臣謀國貴和卿尚平心熟思之遂降　旨嘉言忠謀召還募軍官富序等下兵部會推堪遣賑撫者部擬俱不當　上意特命侍郎黄綰往郤永華任回衛先是南京禮部郎中鄒守益請告未得旨郎歸爲吏部尚書汪鋐所糾且言綰特攝部篆黨同欺蔽罪得　旨調綰外任蓋孚敬擠之也綰上疏自理言大同之變孚敬力主征勦臣議當撫安意見相左以此爲孚敬所忌　上竟留綰茲復奉特遣云綰至大同悉用鎮人供役城中宗室軍民多遮道訴官軍暴掠

無告及亂軍者綿亦絕不問衆心稍安有闕鋮薛源揚月者最勇黠爲亂軍使虜至是鋮自虜歸綿執付獄反側于遂流言籍籍綿大集軍民諭以逆順禍福衆始帖然又有請招源月歸者綿曰此輩甫奴虜牛　驅之耳何能爲中國患自今有逆卒自虜來者邏吏執而僇之不來則勿索時諸亂卒方挾虜恐懾内地聞綿令大沮百姓知綿足恃凡前罹亂卒害者始膚至陳牒綿併不省而密以牒授給賑官令隨里聚陰覈之刻期遣捕獲首惡王福勝等若干人有尚欽者殺一家三人懼不免操刃鳴金倡亂歷數衙無一應者遂被擒誅良由未獲

首惡郭經等名圖形懸榜捕之於是城中軍民始欣欣鼓舞知不復有詿誤累矣縮流言大同所以屢變者始由於情罪不明終成於積疑不解臣惟王用三驅失前禽故設法密擒又戒有司無貪功無急追聽其自斃而執其不獲脫者但使不敢入鎮城為地方害則善矣或又慮其急而走虜為嚮圖憂者是不知彼巳情也虜得漢人率奴隸之不則易馬遠臭且使虜果雄桀即無藉此一二輩如猶常虜也則得此百輩奚益況虜性得利則趨遺創則避固非此輩能使之去來也今若招之使來貸則失刑殺則害信反使彼得恃逼虜之勢以挾

制上下非計之得也竊謂今日安攘之要莫先自治但
使吏此土者仰體　聖心公平廉潔飭法祥刑勞來安
集其未獲餘惡聽其自逸而徐捕之則地方保無虞矣
又疏大同街衢廣衍故兇徒曉夜羣聚肆惡若嚴設柵
門仍立十家牌編爲保甲互察姦萌隨城四隅各立社
學群民子弟擇師教之作興禮義之風潛化其非僻之
習庶幾邊鎮永安制服有術詔從之自甲申倡亂及近
日擒獲兇渠惡黨各以其名上論死者三十三人未獲
擬斬者四十九人餘遣戍有差給復疏言源清永貪功
債事之罪瓚縱祖祐書策及都指揮紀振鎮撫王寧等

乘機撫定之功昇麟雖爲亂兵推戴而從正之志可原
傚允中功足贖罪乞差文賞罰給事中曾忭等言大同
亂卒稔惡無上律所謂謀叛非謀殺也今議者出從輕
比於法未盡源清誠有罪第徃爲進賢令宸濠之亂倡
衆死守有保障功當蒙八議之貸况又非激變者也書
榮熱職圖功因機成事亦可量賞瓚繼祖冒昧掠美無
功可錄傚允中覬覦自全降志辱身得免爲幸何得覬
覦朝列疏下兵部覆言永罪在不赦源清當錄覈勞未
滅傚允中錄用非宜瓚繼祖等功次宜如縉議得旨源
清冰情兆深重下法司依律議罪縉奉命勤勞可嘉陞

俸一級仍賞銀幣襲繼祖祐各賞銀幣有差書榮振寧等各陞級倣允中復原職致仕昇麟調別衛李瑾量加恤典又以忤等欺誑奏擾阻亂國是令錦衣衛拷訊已而釋之初縉劾疏既上御永不服反奏自解縉亦悉永及源清未盡之罪兵部欲遣一給事同御史再勘已得旨矣縉言臣所劾者法司尚未議覆而兵部遽請再勘則爲罪人謀者工矣如國法何且永造飛語撼臣又令人狙擊中塗茲復浮言詭辯劾官一出大同官軍人人自危爲患不細疏入　上悟寢之尋逮源清永至京問訊又各奏辯縉又上源清誣臣文致罪狀欲顛倒枉殺

天下忠臣義士此何言哉臣詹身犯難擒獲逆黨議者猶謂臣不盡法以此劾臣又以此發策陰寓譏貶臣往謝恩疏中乞勑該部特用表章風示四方垂之國史以爲將來勸懲而該部竟以鄉曲姻婭賄賂之私匿而不舉乃至今日猶有此說凡臣所用以擒首惡如紀振王冕等雖陞三級皆置閒散周祥董璽至今不陞夏鶚反以考察去無惑乎源清等之肆志也請從公據實悉爲會問因著其大略有五一曰明事機二曰明情罪三曰明職守四曰明奬端五曰明欺亂言源清附於事機貪功罔上之罪詔下所司議報十五年六月縉以憂去

上從部議黜源清為民降永二級令立功贖罪

遼東兵變

嘉靖十四年遼東軍亂執巡撫呂經經清勁有名特爲張璁所知布政聽補即撫遼東執法大祛積弊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其來久矣經委指揮武勲清革阿經意每軍給餘丁一餘悉編入徭冊即老幼不免追牧馬田召佃徵輸由是衆並怨之三月檄將吏沿城築圍牆及毫栽栁種田督役嚴急左所馬軍趙憨兒劓兒一日倡首大譟羣擁詣經丐罷工及免馬田租都指揮劉尚德以中軍爲經信用時適在傍叱衆退不應經怒告者將笞之衆益鬨爭起毆

尚德及指揮李鉞經倉皇踰垣走匿苑馬寺幽室中衆軍遂取徭役籍焚之鳴鐘鼓糾衆盡閉諸城門出故遊擊高大恩於獄欲擁以爲主尋捦得經盡裂其衣冠執付都司王傑於是總兵劉淮以狀聞兵部請令巡按會同總兵官從實查勘先令副總兵李鑑入城宣佈恩威令衆軍悔罪守法各歸營伍毋得捻禍估終官田仍令照舊管業尚德革職監候聽勘經莅政多苛偷生畏縮宜取回別用詔俱如擬時巡按曾銑按部金復聞變亟行李鑑揭榜撫安凡經所措置爲衆不便者悉罷之於是亂軍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高大恩自投於獄銑遂

按遼陽分部將士令操守巡警如故叅劉尚德等逐迎
經失撫字狀而爲軍士乞原疏下都察院左都王廷相
言往年大同逆軍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輒爲請赦
益一時偷生之計猶可説也今軍士未有反叛之迹而
乃罪尚德以激變事情法律兩不相合且首惡當正罪
令一不議及而各官叅論大小不遺是豈法理之正御
史王廷亦以爲言兵部再議以聞終以銑言爲是請即
懸榜省諭其開端首譁者不過數人聽巡按查實逮問
上從部議尋陞左僉都韓邦奇爲副都代經經既得檄
遂入廣寧治裝中軍都指揮袁璘素諂事經擬扣諸軍

月糧草價爲餉裝具悍卒於鐵兒等狃遼陽前事復鼓衆倡亂先是有張孝兒者以積惡爲經擒發繫獄未遣至是挾出率衆持梃搯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非爾汰我餘丁徵徭役銀耶非爾奪我牧馬田耶而復能虐使我築牆種樹耶毀膚拔髮裸而置之衛獄取娼婦一人同桎梏之擁守五門復入院衆詣公廨并經私第縱火焚延燒公署及儒學東廡一時 燼遂破庫刼旗纛分其黨爲四部呼噪竟日夜詰旦驅經及璘囚首揭標環遊五門間孝兒且行且呼抵其頬窘辱備至隨復繫之獄脅管糧郎中李欽要索經所減草價及冬衣布花舊

額且要給賑濟費帑銀幾萬兩復脅鎮守太監王純總兵劉淮等各疏言璘阿經激變請逮京問而乞遣故總兵部永侍郎周述赴遼撫鎮銑聞遣武舉轉承慶宣諭衆佯聽命禮部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固生於有激今重賦苦役皆已改正囂然而起誰復激之於法不宜復寬請令邦奇督兵壓境索取首惡部覆得旨竟從純等請遣官較逮經璘及各官有罪者下按臣問止邦奇毋行改山西巡撫任洛撫遼東而以邦奇代洛邦奇與經同鄉相厚恐軍士疑懼故改是時撫順城備禦指揮劉雄亦爲其部卒王經等所因雄以掊剋斂怨經等夜擁衆入其室

盡掠裝匧執雄與其子勳連頸反縛置諸空館閉城門一如廣寧脅指揮董鎮以激變問銑檄指揮胡承恩代雄諭衆軍操守如故兵部以旬日再變請遣大臣往勘命工部侍郎林廷棉兼左僉都以行而官較逮呂經者至廣寧諸軍疑詐爲天使謀脫經也時經以王純言放出分司矣復謀亂擁經及官較置諸獄總鎮官諭以禍福乃出官較越二日乃出經付行銑具以其事聞然官較被縶事疏中未之及也詔行庭棉并勘訪捕大理寺丞林希元言往者大同之變朝廷過爲姑息故諸悍卒咸有輕侮心一有觸發則攘臂而起其勢固然夫都御

史　天子重臣庸隸下卒敢執縛因而辱之是無朝廷也近聞差去官亦被囚縶狂悖視大同尤甚本兵大臣反因循不振致叛卒益驕朝廷威令益削此不忠之大者也疏入　上責希元妄言奏擾官較既被囚縶守臣何以隱諱不言令錦衣衛驗狀已錦衣衛指揮王佐等亦諱言之　上遂怒希元狂率欺罔降欽州知州趙懋兒等聞庭榻將至乃請廣寧與鑾兒合詐稱林侍郎領兵盡洗兩城謀于六月二十五日候衆官拜表脅衆作亂總兵劉淮覺之值天雨命各軍盡散至天明拜表賊不得間乃寄精死囚王杲劉向上於獄爲流言脅誘城

中人爲逆謀益急銑宿刺二人及撫順所首惡名潛投方略於副總兵李鑑參議高登備禦韓承恩等剋期擒捕於是憨兒等八人蠻兒等十三人王經等七人同日被獲有陳羊兒者亦賊首也宿于娼家徃擒執刀迎敵傷而仆曳至市街殺之銑遣百戶崔捷傳示各城仍以

言逆軍無忌自棄生成始因激而倡亂雖無素謀終負罪而逞兇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情不可縱上有假借之法則下多恣肆之情往陝西兵變未幾而大同效尤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者啓之也大同殺參將殺巡撫未幾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瑾之

變所以處張文錦者啓之也茲慝竭矣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法或未盡蠢爾小醜習於耳目又何忌焉今宜特欽遣大臣按覈其事據究逆之原情盡律例之本法至於應叅將領等官悉從重究庶可以正國法肅人心矣得
旨首惡旣擒不必查勘庭掃取回其餘未盡事情只令廵按勘明具奏銑等勘
上詔憨兒蠻兒王經等俱坐斬即時處決梟示尚德璘永戍極邊董世襲餘戍邊衛經革職閒住欽昊令歸別用銑俟京缺陞用諸擒賊人員各查奏陞賞十八年閏七月廣寧衛達軍佟伏糾惡少四十餘人於朔日之夜鼓譟爲亂城中無應

者欲奪門不得出登樵樓鳴鼓駭衆總兵馬永帥家丁三百餘人捕之千戶張斌先登被殺兵士憤怒進擊悉捕斬之詔陞永左都督遂自呂經繫後士驕悍日洶洶思亂　上問將大學士李時薦永且謂家丁甚驍勇可用　上曰將文武兼資豈專恃勇至是永果立功將士始懲艾不敢肆矣

南京兵變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南京振武營兵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先三十四年寇倭直叩南京大安德門凡兩晝夜閉門無一人出禦徜徉而去給事中丘舜劾南兵部尚書張時徹侍郎陳洙皆致仕去陞刑部左侍郎張鏊代時徹副都張臬代洙既至請塞鍾阜清江二門以便關防臨江一帶宜設險屯兵遙爲控遏秣陵淳化江陵三鎭原設廵司弓兵單弱宜增堡添戍覆允惟二門恐碍神京風水下再審得止又上留都安壤實政五事一南坐營舊用都指揮等官事權未重請視京營例設都督

一員提督參將二員協理界以符勅旗牌凡坐營官軍悉從督練有警同內外守備調發一兵法必奇正相須添營二營各三千人二爲正一爲奇於江北衛所指揮等官選智勇者署爲隊總把總即令各官擇正軍餘丁精銳者充爲奇兵遞相教練以督參等官總其事部覆旗牌例不預給提督營務近已設二都督但申飭分任營事參將不必設營兵如議乃選南各衛餘丁補正軍三千以都督段堂領之使防守京城又選　孝陵衛餘丁三千以豐潤伯曹松領之使拱護陵寢各開營團練賜名曰振武而餘丁與慵不入選別募驍悍充之太

都江淮間遊手無賴者舊例南京各營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六斗共儲自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州縣派解原有定額戊申邊儆索餉甚急　嚴吉催發尚書方鈍皇懼不知所出上言帑藏空虛狀因條便宜七事中言原派南戶部倉糧該徵本色暫借三年改折一年轉發太倉銀庫濟邊其南本色自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拖欠者改追折色逾限一年內完解銀庫由是南額大虧因定春秋二仲月每石予折色銀伍錢及馬坤爲南戶部尚書奏減爲四錢諸軍始怨然不能訴也坤召改北部懋官既至按籍纔給半年奏請每歲北運量移

償前貸報罷窘甚凡各衛送支冊必詰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軍益不堪代坤者蔡克廉病不視事比歲大祲米石銀八錢軍中爭求復折色原額懋官謂事宜奏請未許姑月常糧初旬給各軍糧是月已冊句猶未散給諸軍遂以赴操日二月甘日鼓譟闖懋官第懋官聞變急踰牆出匍匐地不能起其僕扶之避民舍口語剌剌不可辨蓋曰馬石諸方員外誤我時司藏爲員外郎方攸躋石渚坤別號也諸軍競前撲殺之初懋官擧鄉貢時夢十餘人持梃相向謂爲凶徵既至南部中夜忽聚者數千又數日前得贓皆集寫一神牌無故火爍家人見一緋袍者坐堂上懋官至始徐徐去曰是我先人來也卒不悟是何祥亂時一僕臥其腹上俱死懸

其屍於市痛加殘辱大呼脅尚書張鏊求賞鏊錯愕不
能應會誠意伯劉世延趨至諭曰若輩但求賞易耳能
從我惟若所欲衆稍定世延少年佻脫輕許至十萬金
一應事宜披襟當之目中似無文武諸大臣輿論嘖嘖
疑有異志然實姁姁作婦人狀苟取悅衆心無它也明
日九卿科道官大會於內守備廳恐恐目攝莫適主先
一夕世延坐它事閑住先尚書張鏊奏革五府屬衛軍餘替役收糧等事部議報允世延方掌府事欲從之草疏示魏國公徐鵬舉見其詞多牽引鏊陰私事未肯從世延乃陰署鵬舉等名于疏中獨造人入奏鏊上章辯謫歸避鵬舉鵬舉大以爲恨求上章自理謂世延本以私怨欲奪指揮朱元任與鏊不恊嫌乃假復職掌爲詞自瀆忿耳與臣等何與而故署其名也章俱下南科議兵部覆得旨令世延閑住鵬舉等

各懷心供職無實生嫌疑致衆罔體不出兵部侍郎李遂揚言曰黃侍郎之變其親見其自跌死各軍特不宜殘辱之當據此聞奏不得柵扳亂軍聞之灑然因麾使退衆求賞遂大言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糧原額即可得求賞則不可衆曰劉爺昨有成言笑曰劉不曉事給汝且陷汝本管大臣死若輩受賞非賞乃挾也挾者罪無赦劉幸奪職免罪并免汝罪我拳拳開汝生路而顧不省乎衆猶固請叱曰若但殺我我不畏死舊部精兵三萬在揚州一鬨立刻渡若皆虀粉矣始皇恐聽命乃令人各給銀一兩補折糧衆始散去顧侍殭略市肆有求稍不得持

挺將入司馬門部督徐珏勒所部貫弓以待衆逡巡退
因與都督陳規巡察捕十餘人杖之百多死追至新街
斬其魁馬三兒事小定守備太監何緩魏國公徐鵬舉
臨淮侯李廷竹尚書鏊等俱以事聞各軍流言朝廷將
盡誅營兵陰相約欲叛入海遂與鏊謀曰叛軍雖從宜
撫定然首惡不治非法元魏禁軍攻燒將軍張彝之事
可鑒也事勢如此迫旨下方處分曠日持久驚疑萬端
必有他變須早發擒之餘當自定鏊謝曰余耗且怯特
事急不可言去又不可推印一惟公主張乃與鏊托疾
閉閤臥給各軍安家小票以安其心密召坐營官華恩

把總張勳等入队內受計令刺訪首惡得周山等二十五人一日二十六人掩捕下獄疏報南科道劉行素趙時齊等言諸軍激變始於馬坤之議減折銀成於黃懋官之查革妻糧而尚書蔡克廉病不任事員外郎方攸躋主事安謙給放失宜何綬徐鵬舉李廷竹張鏊俱屬有罪先後下兵部部覆請分別首從行法並議守備官制馭失宜之罪　上曰營卒聚衆圍逼部臣必有不得已之情南戶科其詳覈總督官魁減狀以聞守備官姑令戴罪協同李遂撫安軍民仍許便宜行事軍士本當重處念係激變所致令捕爲首者餘黨勿問克廉罷官馬坤致

仕佽躋謙黜爲民徐珏捕盜有功留用程規新任未滅
降俸綬等自陳把總指揮張鵬而下二十九人降級逮
治有差綬等疏陳乞罷御史趙府齊又疏論綬等馭兵
無狀恩威不行卽令兵將相携之際非擇人更代勢不
可久因言營軍近以倭亂汰減土著舊兵而以新募之
兵充之譬之畜貔養虎易與爲亂今卽不能盡遣當以
振武一營軍分隷大小神機教場新江等營令坐營等
官各自訓練不相統一斯亦潛消姦宄之一策也章下
吏兵二部會議鏊廷竹當更代鵬舉當留用何綬請上
裁得　旨令鵬舉策勵供職廷竹閑住鏊致仕綬降三

級徵還其營軍散練之法仍行內外守備酌議以聞改戶部尚書江東子南兵加太子少保黃光昇爲南戶部尚書西寧侯宋廷訓代廷竹尋論亂軍二十五人戕殺大臣遁脅府部當即時斬首梟示　上復命三法司會科道官詳議改比謀殺制使律俱斬秋後處決　上曰簾遠本因堂高必無自遠之理士卒辱及大臣法斬死將君立新帝者必法外凌劇黃懋官心存欺謗計使人爲全屍而死失刑甚矣今所獲亦未盡皆爲首可再議聞乃止坐周山三人餘各以矜疑調發未獲者悉貸之遂二月間前中允郭希顏上疏有建帝立儲四字　上

大怒下禮部會法司擬罪坐妖言惑衆律即家斬首傳
示怒猶未已南疏適至黄素與郭厚郭家居嘗過南京
上疑交通與聞示意云然亂軍因此從寛廷臣震懼不
敢爭遂得信鋤三首惡餘悉發各營同一夕揣死無得
免者衆皆快之南給事郭斗言亂因乏糧糧多拖欠由
提督侍郎不兼憲職無舉劾之權故所在有司皆玩愒
不理積逋巨萬宜如舊例專設憲職董之且言南北二
運均為國計所關而人情每重北輕南法不畫一請略
倣京漕之例施之南京凡各處應派南糧者歲遣戸部
司屬一員令其一體奉勑監兑給事馬負圖亦言南糧

自尚書方鈍議改折後軍無見糧怨讟始起乞盡復本色便詔俱從之乃改督漕副都章煥于南以憲職行事

煥曾上經略中原疏臣惟中原之患妖民流賊二者而已妖黨之興始自數十年前叛以詐術誑惑揭民人心一蠱妖說遂行昌者求福智者逃禍貧者願家以秸納貪者甘身為奴渾然未有與共邪謀者此一變也數年以來民窮財盡邑無安居之戶野無樂業之家於是妖言盛行根盤枝蔓此又一變也往時山東之寇不入燕趙河北之賊不踰河南自虜寇倭變後盡發各省之兵應援而根埋惡少亡命遺逋往往窠入其中異黨之人遊逃相親一呼響應此又一變也中原數省其人故多輕死尚氣後見各處狂狡借聚而諜其地方虛實據得蹤由遂起逆謀此又一變也今畫妖黨盜合為一途盜寇藉妖言以惑民妖人倡衆盜劫家閭僚無常不可蹤跡此今日之大患也故山東西河南北南北直隸陝西湖廣漸成一黨盜賊往來而至有主所在成家遞捕之後莫知去向如近林縣之賊作起作數處亦有聞風而應者則可驗已故南倭北虜

之患有形而中原之患無形夫無形之患不可以有形治也要在破散奸黨調護元氣有萬全無失之策而後可以保萬年無疆之治臣謹條上八策一屯重兵近者師五僞亂不急趨省城而群覬他郡大爲羣賊所笑爲其處可乘也今宜試一衛屯佐皆空堂堂鎮城乃專恃辟民捍賊于事非便宜增兵守之二收梟傑北方長技或運刀虎風或騰空若飛或巧能穿楊或力能超乘皆自負其能酬激慷慨欲有以用之故梟傑不收則中原多敵昔漢有材官騎張羽林孤兒六郡良家子之號以錄異材終得其用此又長駕遠馭窮資之基本也三修城池臣所揣大盜得其所記各處城池繕修乃知中原保障莫要於此一勞永逸不可不亟圖也四禁險隘如河南直隸山東之交若碭諸山遠近耕列營壘天成其間叢兵之洞伏兵之處虎豹具在真自昔用武之地而今爲各省之邊界有司棄而不守異日必爲盜資此當添慮五時巡歷守巡兵備以送迎爲職業下邑偏州車轍所未嘗至於是禁防日疏而盜賊遂起臣願撫按之官時巡一省守巡兵備時巡一方以示躬歷六選良吏臣所議諸盜不屬爲盜而蘇曰教民何者以貪官嚴之也夫中牟之化行則潁川之盜息良吏者　聖明所以

共理天下者也故欲清中原先清吏治七處宗藩臣言中原事體何與於宗藩宗藩省城之主省城四方之綱今河南諸宗饑窮已甚若使處之得所則子孫千億皆為王室藩屏何慮奪查八議黃河黃河衝決其勢必興大功大功興則聚衆必至數萬而中原危矣故經畧中原者當以黃河為急論黃河者當以運道省城為急論運道省城者當爲謹始慮終之計而無爲目前倖免之謀凡此皆臣爲日夜憂懼不敢以得代爲解而不言者也疏下所司是時南北寇警徵斂煩急貪吏肆行水潦游至民不堪命則往往羣聚爲盜初河南人訛傳倭至鳳泗又言開封沒于黃河於是林縣有盜聚至數千睢州亦有百賊犯南關比知前傳言爲虛即皆解散方煩巡撫河南適值其事初聞大駭既而緝捕無端倪心憂之故得代後乃上此疏雖詞多迂謾然足見當時之事勢焉 上所厭得新命因漕運總兵參將俱赴京會議留數月督運過淮乃發本吳縣人假道過家遂被劾言留都兵變萬姓寒心復設憲臣又近地務煩無非弭迹為

根本計乃不畏簡書遷延半載尚未有期乞罷黜以懲怠玩　上曰煥專事談論意在欺謗逮鎮撫司邊衛充軍而東先已刻期至南京言倭患未可逆睹營軍不宜遽罷從之東督軍大同入署本兵素有威望南人倚息未敢動坦懷待之曰此裴董所以安反側也凡事多所假借給事中魏元吉言東自蒞事以來威令不振官軍相訟率貸軍而罪官下場操演則有賞而無罰致諸軍驕蹇或矢射部門或毆罵官長白晝劫人恬不爲惟法紀爲之蕩然今倭寇少息該營軍士宜分隸各衛一體差操庶可解散克黨然一旦更張必鎮以恩威兼濟之

臣廷可保無後患竊聞蘇松副總兵劉顯智勇足任請改調徐珏以顯代之　上切責東姑息令其申明法紀嚴加禁治珏着改調陞顯爲署都督僉事代之未幾池河兵再變池河營設在江北擬飛揚英武廣武三衛軍餘三千人每歲春秋分番操守計在營凡四月月給行糧三斗後以雜費不給復人給幇丁一名助銀六錢相沿二十餘年矣英武衛千戸吳欽謂幇丁非制請於衛兵部華之衆軍怒遂縛欽於營臺毆之東閣亟遣官撫諭許幇丁如故欽始得釋尋捕其首事者九人置於理南科道楊銓劉行素等上其事因劾東啓庸謬妄宜罷

部覆東宜調用首惡送南京法司究治并追逮其遺漏者幇丁既有舊例不必議革俱從之東回籍聽用明年起兵部尚書理戎政出總督宣大卒于官李遂方爲兵部左侍郎陞尚書代東遂既拜命請以淮上舊用把總指揮陳忠沈恩學隨行許之劉顯亦請以故所統川兵二千隨營操練部覆謂兵非原額止令遂精銳五百人往報可給事中張益言南京連年軍變狂悖成尤漸不可長督責之任全在叅贊非重其權不可今 陛下擢用李遂正人心改觀之始請下 部議更給以勑凡事體有當增改者一一載入令其便於展布部覆南京五府僉書都督既分轄請營

自當悉聽遂節制應天巡撫臣事有關涉者悉與咨議副參遊守兵備等官悉聽委用諸所未備咸得便宜行事另請勅諭給之報可乃勅下更有牴牾請換則不敢宣讀又與原奏不合自以意從權行之上下帖然事見遂本傳懋官附自是分調操練增坐營官家丁軍政漸弛其冬光昇奏南各衛所官軍與新增各營家丁當用糧九十五萬餘石而歲派止九十一萬石不勾支給查先年南糧額派一百七十萬石迨嘉靖八年尚派一百二十八萬石入多出少常有贏餘至嘉靖十三年後派九十八萬或百萬自十六年後或七十八萬甚者折銀解北亂

所由生今雖復本色全數而逋負漂沒民運多虧乞查復先年額數著爲令甲除浙江金衢紹三府仍舊徵銀其餘俱徵本色照京通二倉例雖遇災傷不得蠲免其部運不到及棄批逃回者一體參問下戶部議覆見派九十一萬石外再增十二萬石餘悉如議報可南中雖定明年五月榆林六月幷壓兵民皆效尤矣

榆林兵亂

榆林士卒素馴飭初因前總兵李輔與廵撫董威有郤縱諸軍詈辱威隱忍不能制比南振武管叚一侍郎益獷悍凡給糧總督官稍違其意卽肆爲流言時延綏廵

撫孫愼檄遊擊高廷相督兵禦三岔川堡方歲饑與工多流民應饑就食相與掠田間疏柔充之廷相本以嚴急失衆心副總兵張琮刑治掠疏者諸軍乘之大譟廷相懼單騎走琮與遊擊孫世速范國輔陳力等悉奔避諸亂卒乃入城肆刼商店城中大擾都司謝朝恩中軍周衡指揮龔采等各率衆捕擊擒斬數十人餘衆始奔潰事聞詔下巡按官覈勘至是御史董鯢列上琮世連國輔力廷相等罪狀且言基禍自李輔始詔下琮等郎付鯢逮問

井陘兵亂

井陘民兵耿梅等擁衆入兵備道露刃鼓譟脅副使李一瀚索去歲及春月所欠月糧一瀚不得已各給兩月糧其餘縣各郡邑即付各兵自支之乃散巡按王漸以聞詔捕治首惡誅之一瀚不及調用

太原兵變

初山西以虜患日熾巡撫葛縉募標下卒二千添設分守太原叅將一員召募壯勇三千名類皆市井奸黨惡少叅將高鵬初至馭下頗嚴其魁李廷甫趙鸞牛汝清王廣等於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夜聚衆執鵬殺之因焚太原府陽曲縣公廨釋獄囚劫繫獄都指揮畢文

欲奉以作王文不從遂殺文大掠城中天明各官軍壯快漸集賊散掠人家者多被擒斬廷甫等乃聚衆由西門而去越汾河屯西山指揮鄭印勒兵入山勦賊得鸞廷甫等下獄巡按楊美益以事聞　詔奪綵俸一月指揮馬應期華任并參將盧鎮百戶唐鐵等付按臣逮問指揮王世臣等准贖印等各賞銀十兩逆犯審決梟示然其衆悉叛入虜中居板升大爲邊患是時守臣姑以一二塞責餘俱不能問也

定海兵亂

三十八年七月浙江定海縣戍守客兵又缺糧餉知縣

陳正道把總吳江以半月糧銀給散之兵遂亂毆正道冠服仍拉江入舟越宿乃歸之總督胡宗憲檄海道副使譚綸總兵盧鏜給銀二萬以安衆心擒治其首事者以劾奏寧波知府周希哲貪肆勒取常例致激兵變又言正道識昧機宜參將張四維等鈐制無術乞行究治事下兵部言希哲宜令回籍聽勘正道宜調用江宜逮問四維仍聽原問官從一歸結　詔希哲革職并江等令宗憲逮問其奏正道調用如擬

蘇州打行

蘇州自海寇興招集武勇諸市井惡少咸奮臂稱雄傑

群聚十百人號爲打行紮火囤誆詐剽劫武斷坊廂間三十八年吳會歲祲各郡邑時有搶竊應天巡撫翁大立旣涖任嚴飭之密訪檄府縣捕治督責甚急十月大立携拏來蘇州駢劉諸惡盜躧先以術試而脅之伏小巷中俟大立與過躍出批其頰㸃去如飛鳥莫可蹤蹟隨役得罪者甚多大立恚甚曰鼠輩敢爾必盡殺乃巳其鄉人有邊成者善拳棍歷角數十人皆勝適隨行徭與謀曰事將如何此必有魁汝能出潛察搏之否對曰某一匹夫之技耶以爲戲臨場乘巧取捷動人耳目亦所遇非硬手稍稍得志其力鉅藝精者孰覩避不敢

角也此輩盤伏甚衆且聚大人包而柔之自然銷伏不可盡亦不可與爭大立亦意阻且止而恐徵者欲贖罪且欲借以見功捕之甚急愈洶洶不安則相與歃血以白巾抹額各持長刀巨斧夜攻吳縣長洲及蘇州衛獄劫囚自隨鼓譟抵都察院劈門入之大立率妻子踰牆遯去諸惡乃縱火公廨及所奉 勑諭符驗金字旗牌等一時俱燬諸惡復引衆欲劫府治知府王道行督兵勇列隊禦之戒勿輕鬬砲鼓間發諸惡不敢縱將暗乃衝葑門斬關而出逃入太湖中十一月丁丑日也官司遣兵四散搜捕獲首從周二等二十餘人事聞 上命

大吏戴罪嚴督尅期捕滅以靖地方知府王道行等俱
縣柳東俗等住俸勤限捕賊指揮朱文正等付按臣訊